

青青丝瓜满庭香

乡村农家小院，春夏秋冬花开花落，各种瓜果蔬菜依次登场。

记得儿时，我家小院里最先开放的是菜花，铺天盖地的金黄，张扬热烈，惹眼招摇，接着是黄瓜花、茄子花……到了盛夏，便是丝瓜花了。那一朵又一朵金黄的花，清雅别致，璀璨夺目，微风徐来，暗香浮动，招蜂引蝶，为简朴的农家小院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金秋送爽，硕果飘香。立秋一过，瓜棚上到处都是丝瓜的情影，它们悬在藤蔓上，优雅地展现着曼妙的身姿。

母亲把嫩嫩的丝瓜摘下来，削去外皮，做成一道美味可口的菜肴，什么爆炒丝瓜、木耳炒丝瓜、丝瓜炖豆腐等等，我最爱吃母亲做的丝瓜炒鸡蛋，丝瓜中有鸡蛋的香气，鸡蛋中有丝瓜的甜味，清脆爽口。可是这丝瓜成堆，鸡蛋却天天盼。家中的几只老母鸡虽然生蛋很勤，

可只要凑了数十个，父亲就会将其卖掉换成盐、火柴等日用品。儿子的心思母亲知道，疼爱我的母亲常常悄悄地攒几个鸡蛋，于是十天半月就有一盘丝瓜炒鸡蛋让我解解馋。在那贫穷的年代，这真是美味佳肴啊。

成家后，妻子也喜欢吃丝瓜。她做的拿手丝瓜菜是丝瓜煨鲫鱼，那汤如白玉一样，丝瓜如翡翠一样，给人视觉快感。出锅前再放上些蒜瓣，真是别有风味。我总觉得，丝瓜里有家的味道，虽然普通平常却胜过山珍海味。

在夏秋众多的蔬菜中，茄子、黄瓜、青椒是我所爱，但我对丝瓜却情有独钟，丝瓜可是个有营养又能美容的好东西，把丝瓜剥碎用纱布取汁，用丝瓜汁和着蜂蜜抹脸，有很好的护肤保健作用，是天然的美容产品。听说日本一位女作家，从来不用化妆品，只是每天早晨用纱布蘸丝瓜汁擦脸，八十岁高龄仍是面无皱纹。

丝瓜大多隐藏在叶子下，漏网之瓜大量存在。霜降后，叶子蔫了，长成茶杯口粗的老丝瓜始见天日，但丝瓜老了果肉长成丝就不能吃了，用它那长满经络的丝瓜瓢放在灶台上当抹布，软绵轻巧环保，还不沾油。围着碎花裙裾，握着白色丝瓜瓢，擦擦抹抹，上下灵动，很有诗情。

“黄花褪束绿身长，百结丝包困晓霜。虚瘦得来成一捻，刚偎人面染脂香”。年少不识风景，原野叠翠，阡陌小巷，狗吠鸡鸣，瓜蔓桑颠。而今远离田园，回想农家生活是那么亲切，中夜念之，唏嘘怅惘。所幸门前还有菜园，园里还有一架丝瓜，不时有蝴蝶翩跹，蜜蜂嘤嘤。傍晚，挎一竹篮从绿荫丛中摘取丝瓜，真有点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自得。

(于存礼 扶沟县文联)



调皮小子“变形记”

“老师，早上好！”
“老师，再见！”
孩子，你知道吗，你这一声声问候，让老师听后是多么幸福！

林林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可他在很多老师眼中却是个标准“问题生”，作业几乎没写过，还经常和别人打架闹事。从二年级我就教他，三年来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和谐，大大小小的“战争”不知爆发了多少回。每次犯了错，他都是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样子，跟他讲道理也好，批评也罢，人家就是一句不吭，不辩解，不争论，完全无视我。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有深深的挫败感，就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，真的是无可奈何。

一天中午吃过午饭，有一个低年级的孩子来办公室“告状”：“老师，李林林来我们班捣乱，把我的笔弄坏了。”我瞬间火冒三丈，把林林叫到办公室，询问他是不是真的跑去其他班捣乱，欺负低年级的同学了。他一如既往地选择沉默。办公室的同事也都在向我讲述着他的种种“恶行”，就在那一刻，我忽然感觉林林很可怜。我不再歇斯底里地训斥他，而是让他把事情经过说一说。没想到，一向倔强的林林那次居然哭了，他小声地告诉我：“老师，很多时候明明不是我做的，大家都认为是我做的。这次真不是我！”我恍然大悟，在大家眼中林林就是一个坏孩子，执拗的他也从来不为自己辩解。那次我选择相信他，并告诉他：“当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，你要好好表现，慢慢改变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！”

从那以后，林林像变了一个人，见到老师主动问好，上课听讲认真，课下也不再与别人发生矛盾，偶尔犯错，也会主动向我承认错误。看到孩子的转变，我感到很欣慰。原来教育是如此简单，理解孩子，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。

(黄东灵 经济开发区路庄学校)



一朵花

么妹坐在自家草棚门前的石墩上，板着脸，昂着头，一双大眼左右翻转，不时露出白白的眼球，但满眼的泪水始终没有滑落。

都是娘不好，你爹短命，娘没本事，让你在这个穷家受苦了。老娘在草棚里抹着眼泪。

么妹扭过头，说，碍你啥事！都是那个妖婆娘不讲理！

不赖你嫂，她娘家哥现在不还是光棍一个吗！当初你要是去了她家……娘说不下去了，竟然嘤嘤地哭出了声。

都怪我是吧？她先割了咱的麦，我说她两句，上前就打，还骂我是嫁不出去的老闺女，搁谁谁不气？嫁不出去也不嫁她哥！么妹歇斯底里，发疯似的乱吼。

常言道：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我是扶贫干部，么妹一家是我的扶贫对象。

由于和哥嫂关系紧张，没有文化更没技术，性格孤僻的么妹和娘守着二亩薄田，蜷缩在两间破草棚里，三十大几

的人了，还是孑然一身。

新房竣工那天，么妹告诉我，以后想学技术打工，让母亲安享晚年。

我说，自己的事也要考虑了。

县上一家产业扶贫制衣厂就在么妹家附近，我联系了厂长，他答应让么妹去厂里培训。

又是一个扶贫日，我刚走到村口，一个姑娘向我走来。

杜干部，您好。

我一时竟然想不起，问，你是？

么妹呀！

多日不见，么妹竟然像换了个人——一身工作服，长发绺成了一朵花，亭亭玉立。

俺谈了朋友，想请您喝喜酒。一片红霞飞上么妹的脸颊。

好，一定！

一朵花，需要阳光和雨露的润泽，才能留下芬芳。

么妹也是！

(江桅 商水县财政局)

记忆中的甜蜜

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作坊小学任教，作坊小学离二板桥近，童年的我走在晃动的板子铺成的桥面上，每次都是心惊胆战，透过脚下宽窄不一的木板缝隙，我看到河中湍急的流水，头脑眩晕，唯恐掉进河里。

上班时，二板桥已经重修了，不再是那座摇曳的桥。由于地势的关系，水面上涨时，这座桥还是会消失不见，陡增的河水隔开两岸，仿佛二板桥从不存在。

童年的记忆总会牵着我去看看二板桥，所以，上班时早饭我必然绕道二板桥去买。那里是回民区，居住人口不多，小吃却很经典。

飘着清香的粽子我爱吃，剥开粽叶，雪白的糯米被浸上淡淡的绿色，撒上糖粉，淋上玫瑰汁，香甜软糯。粽子里的大红枣肉厚味甜，从不用加工过的蜜枣。别家的粽子放白糖，他家用糖粉，别家的玫瑰汁是浅浅的琥珀色汁水，他家的玫瑰汁是飘着玫瑰花瓣的极品琥珀色。如此讲究的做法或许只有这一家了。

另一家的江米蒸糕藏在一个大大的蓝色棉被包裹里，买者一来，摊主便掀开厚厚的盖子，一阵甜香随着蒸腾的热气四溢，焦糖色的江米上点缀着颗颗饱满的红枣，丝丝缠绕，晶晶亮亮，扯不断甜甜的留恋、黏黏的蜜意。终究还是要入口的，可因为有了这浓浓的情意，江米蒸糕的味道里又添了些许唯美浪漫。

忽然特别想吃江米蒸糕，可是工作调动，二板桥我多年不去了，一些流动的摊点已纳入初具规模的小吃一条街，也有一些摊点零零落落。我如何能寻到记忆中的味道？

恐怕只有老周口人才知道这些传统小吃的下落。我向姐妹们打听，强大的朋友圈发挥它超常的搜索功能，不一会儿，姐妹们已联系好了卖家，约定第二天中午送来。

又见江米蒸糕，舌尖的味蕾牵出记忆中的甜蜜，回味无穷。

(肖婵婵 周口七一路二小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bxzs@163.com，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